

<<王树增自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王树增自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44330121

10位ISBN编号：7544330125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海南出版社

作者：王树增

页数：723

字数：84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王树增自选集>>

前言

三十六年前我是一名伞兵。

伞兵总是在黎明时分出动，迎着挂在天边的薄如纸片的月亮。

到达机场，检查伞包，开铅封，穿伞，通过两道检查线，登机。

飞机舱顶的钢绳拽上去人像在打秋千，而脚下舱板上的铆钉已不知数了多少遍……突然，伞训员大喊：准备离机！

我知道我要冲出去了，极度的紧张令我不停地告诫自己：我一定要冲出去！

风将裤管吹成铁筒一般，边缘像刀刃一样硬。

是否有伞兵能够清晰地描述从机舱门口冲着大地一跃而下的那个瞬间？

那个瞬间在我人生的记忆里是永远的断层。

但仅仅是一瞬间，那个瞬间过后，所有的轰鸣和啸响都会突然消失，身体犹如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中自由坠落。

随后，寂静中传来一声巨响，坠落的身体被迅猛地提升，我知道这是降落伞张开了。

晨空开始抖动，新鲜的太阳挂着露珠荡漾而来，无边无际的田野与宽阔逶迤的河流在渐渐红起来的天色中缓缓拥入我的心怀。

第一次从天空俯视大地的时候，士兵的自豪令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后来不再是伞兵了，回首往事我总想，人生中会有一些时候犹如伞兵离机，只要勇敢而自信地向前迈出去，便会出现一种令你意想不到的境界，使生活因为更新而鲜活。

我开始把不寻常的伞兵生活写成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破译》《我的小驮马》相继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收获》上发表，结果是小说创作令我离开了伞兵部队。

但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在写每一篇关于伞兵生活的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继续接受着伞兵部队的“伞训”，因为我一直不敢忘却，观察、审视、描写、叙述任何事物，一定要比别人多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伞兵的角度。

我以为锤炼这样的角度能够使写作拥有高尚的追求和博大的情怀。

直到时光已逝去近三十年，我开始写作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1901年》《长征》的时候，我仍没忘记提醒自己，面对纵横纷纭的历史，要葆有高视角的关照与思考。

<<王树增自选集>>

内容概要

- 《王树增自选集》特色与卖点：1、编选角度新颖。
- 2、严密坦诚的回溯历史的眼光。
 - 3、散文大家的独特的语言魅力。
 - 4、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文献价值。

《王树增自选集》主要内容包括了：月斑、鸽哨、猛潮、黑峡、破译、红鱼、我的小驮马、甜蜜海滩和红邮车等等。

<<王树增自选集>>

作者简介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著有中篇小说《黑峡》《红鱼》《甜蜜海滩》《禁止忧郁》等，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

作品曾获得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二届、第四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二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王树增自选集>>

书籍目录

从天而降(代序) 中篇小说 月斑 鸽哨 猛潮 黑峡 破译 红鱼 我的小驮马 甜蜜海滩 红邮
 车 禁止忧郁散文 大河永恒 说吃谈喝 夜读兵书 初见顿河 心窍黄尘塞五车长篇纪实 《朝鲜
 战争》(节选) 第一章 打败美帝野心狼 六月二十五日 艰难的抉择 第三章 三十八军万
 岁 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三十八军万岁!
 第四章 圣诞快乐 “陆战队, 向南进攻!
 ” 水门桥 第五章 李奇微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胜利一次太重要了 大冰河 第六章
 血洒汉江 愤怒的彭德怀 后记彩蝶纷飞的幻觉《1901年》(节选) 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
 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奏折与陷阱 女人的仇恨 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 “这是瓜分中国的
 开始” 混乱的局势 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 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一个“傲慢的中
 国词汇” 第四章 翠扳指 帝国的城墙 仓皇之晨 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 “袜子们
 ”的结局 过朝廷《长征》(节选) 第一章 突出重围 第三章 十送红军 第七章 血漫湘江
 第八章 恭贺新年 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附录 王树增文学作品出版年表

<<王树增自选集>>

章节摘录

中篇小说月斑硕大的圆月在洁净的夜空中悬浮。

月斑历历在目。

那是莽原么？

那是谷壑么？

那是海洋么？

也许就在此刻，所有的人们都在仰望。

柳星星：明天十五啦……我从小喜欢月亮。

听妈妈讲，生我的那个夜晚，爸爸给他的学生上夜课，很晚才回来。

妈妈望着他，盼望他说句什么。

爸爸搓着两手，愣了半天才说：“今晚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星可真多真亮……”妈妈至今想不透，爸爸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

而我奇怪的是，在我降生的那个夜晚，月亮为什么躲开了？

我埋怨月亮，然而也迷上了它。

爸爸曾经对我讲过，月亮上的斑痕是一棵砍不倒的月桂树。

他说那里有一座冰晶砌成的宫殿。

爸爸死得早，他是坐在书桌前从椅子上倒下去的。

在医院里，我哭了。

他对我说：“小星星，你瞧，今晚还是没月亮，可我看见了呢。

”他只留下这么句话。

那时我六岁，刚上一年级。

从那时起，我脖子上挂着房门的钥匙，每天等妈妈回来给我做饭吃。

吃完饭，妈妈坐在那张旧书桌前批改作业（妈妈和爸爸在一个学校教书）。

我坐在被窝里等妈妈搂着我睡觉。

妈妈会唱一支关于月亮的歌：“风儿轻轻，云儿轻轻，擦亮一面小镜镜。

小姑娘呀，梳辫辫呀，扎上一根红绳绳……”我问妈妈：“月斑是我的影子么？

”妈妈说：“傻姑娘，那是歌！

”接着，我第一次知道那是月面上冰冷的岩石和巨大的峡谷。

我很懊悔，因为关于月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可今夜这是怎么啦？

那只夏蝉不知疲倦地嘶鸣。

我知道它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

从夕阳变得火红的时候起我便开始寻找它。

我坐在床上，看着被晚霞照得像金片似的槐叶儿在瑟瑟地抖动，我把心绪的烦乱归结于这只蝉。

我等着夜幕的降临。

金色从槐叶上消失了，慢慢地变成一团墨绿。

突然间，银色叶片又瑟瑟地抖动起来。

那是月光在叶片上闪烁。

十五前的朗月，就是从老槐树古老的枝丫处升起的。

月斑真清晰，像是画上去的。

仿佛是那粗壮的枝丫把它托了一下，它一跳，便藏在稀疏的槐叶里一动不动了……四周的墙壁上，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影子。

英语书从我手中滑落。

我闭上眼，无法掩饰心头的不安。

我又喜又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包括那月，那树，还有对面房间里妈妈为面临高考的学生补习功课的隐约的声音……我用手抚摸着我的身体。

<<王树增自选集>>

手是熟悉的，有些湿漉漉，而身体是陌生的。

曾经属于我的那一部分，现在只剩下空空的一条裤腿。

手触到那残败的边缘，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残废了的我。

月亮面对面地望着我。

我的手继续向上摸索，于是，一个成熟了的身体在脑海中闪现。

我觉得胸前的一个地方麻酥酥地一跳，这迫使我猛地把身体缩紧。

二十六岁了，我让那些秘密的心事搅得心神不宁。

一个人不太容易将自己列为普通之列。

小时候，别人喊我：“丑姑娘！”

丑姑娘！

”我不愿意，因为妈妈说我好看，我照镜子时也这么认为。

直到那一次，上初中时，学校要选出十名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市青少年联欢，我期终考试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因此关于联欢的事我做了许多梦，甚至妈妈已答应给我买一双白色的网球鞋，但是最后宣布的名单中没有我。

从同学们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因为有外宾参加联欢活动，我长得不好看被淘汰了。

妈妈那天晚上又给我唱那支关于月亮的歌。

我又哭又喊：“我不要镜子！”

我不要镜子！

”从那时起我庆幸月亮不是面镜子，因为它天天跟着我，即使我顺着墙根走也一样。

下乡时，没人说我不好看而把我开除。

后来入伍了，头几天男兵们议论说：“又来了个窦尔敦！”

”窦尔敦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绝不是赞美的话。

好在那时我已经把自己列为普通之列了，并不怎么难过。

我习惯了。

从我认定自己已经长大时起，我便习惯于躲藏，在人海中躲藏。

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承受着百般滋味的生活。

我悄悄地躲藏着。

我有憧憬，绚丽多彩的程度绝不亚于她们。

我曾经从指缝中窥望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有的使我厌恶，有的使我心跳。

然而我只有躲藏，只有憧憬。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幸福真正到来时该怎样应付，但幸福却不期而至了。

虽然这如同涓涓细流终于汇成大川一样自然，然而终究是在一瞬间山洪暴发了！...一当长夜过去的时候，我的黑大汉就要来了，他将抱起我，把我带到属于他的，也属于我的未来去。

我该怎样不因为羞怯而发抖呢？

而我们动身的时刻，冯月也会来，这个固执得出奇的、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我们该怎样迎接他呢？

.....啊，柳星星，面对那深如海洋的情意，你小小的心房装得下么？

那由惊慌与幸福铸成的重量，你瘦削的肩头承担得起么？

.....我希望这夜长些！

我希望这夜短些！

.....那两个魁梧高大的军人啊！

.....天没黑的时候，“糖人儿”阿男来了，送来一盒“米老鼠”奶糖，算是她结婚后我去看望过她的回报。

她还提出向我学英语（至于她的外号，是因为我们一块儿插队时她特别爱吃糖果的缘故；还因为她像吹起的糖人儿一样娇气。

关于她的事，还多着呢）。

她如今显得很成熟，单从她高高耸起的胸部就可以看出来。

她举止很随便，进门便解开米黄色亚麻外罩，露出滚圆雪白的脖颈和胳膊。

<<王树增自选集>>

我曾嫉妒过她的肤色，那当然也是刚刚插队的时候。

“怎么样？”

“她那双杏眼（同样是引人嫉妒的）一膘，似乎是不经意地说，“报告一下目前的战况吧，光荣的战役！”

“她那种尖酸的神气还和以前一样。”

我回答了我的学习及以后的打算。

谁知她嘴一撇，打断我的话：“谁问你这些！”

我是指……哎呀，我们是同岁哩！”

“我明白了。”

我有些恼怒。

她明知道我的现状，她在捉弄人。

于是，那些深藏在我心中的一切都涌到了嘴边，除了妈妈之外我本不想对任何人说，但我对她说了。

我承认这里面有炫耀和报复的心理。

我讲了那个黑大汉的过去和现在，也讲了那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讲着讲着，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啊！

阿男的杏眼渐渐地睁大，古怪地望着我。

等她盘问了，并且确信了一切之后，突然——不知为什么——她哭了！

她扑到被子上，暴风雨似的号啕大哭。

那时，妈妈还没下班，我劝她自己弄点热水洗洗脸。

然而，她一下子便恢复了平静，变化之快令我吃惊。

她像根本没哭过一样，把头发整整，发卡往后一别，她走到门口扭过头：“服你的气，你也搞起三角恋爱来了！”

“她脚步很响地走了，要借的英语教材一本也没拿。”

我真后悔，我的秘密的角落向别人敞开了，我有一种失落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三角恋爱！

多么浪漫的字眼儿！

我听说过，但对我来讲那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

然而我想，在那些往事中，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似乎明白了阿男痛哭的原因……“妈妈！”

“我喊。”

我知道那些高考补习的学生走了，我需要她。

她无声息地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脸上。

她说：“明天我请假。”

包饺子吧？”

韭菜馅的。”

“我拉着那双手说：“我要离开妈妈了？”

“是的，女儿大了呀。”

“我突然哭了，我止不住……风儿轻轻，云儿轻轻，擦亮一面小镜镜，小姑娘呀，梳辫辫呀，扎上一条红绳绳……妈妈头发灰白，双眼眯成一条线。”

我不知这么多年她是怎样孤身度日的。

我在乡下在部队时，她都给我写信，可从来不寄照片。

她的老态使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儿时的母亲，只有她身上那股淡淡的粉笔味儿和黑板油墨的气味儿以及她轻轻哼出的这支关于月亮的歌，使我感到亲切如常。

我哭完了，那歌也停了。

我心中平静得如同一潭水。

月亮依然在那里挂着，又圆又大。

<<王树增自选集>>

明天十五，不正是冯月的生日吗？

冯月：槐花为谁采？

走出门，迎面便是夏夜清爽的气息。

我受不了满屋子的汗味儿和烟味儿，我也实在不能恭维那些纠缠了我一上午并且晚饭后还想纠缠下去的记者们。

他们热衷于提那些让你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你怎么成为一名战斗英雄的？

...你消灭了多少敌人？

”一听就让人恼火。

我反复地对他们说，我不是什么英雄，也没灭过敌人，实在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

可他们硬是缠住你不放.....说实话，从参加边境战事直到现在，我实实在在地走过一条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道路，我的感情、我的灵魂在这段不长的日子里受到暴风雨般的洗礼。

然而，我不能对记者们陈述，因为我想讲的不是战斗，而是一位与战斗不相干的极普通的女孩儿.....月光如水。

这是我的军校校园。

你瞧那像军人一样排列过来的塔松，以束束蓬勃的针叶在月光下闪动着生命的光泽。

晚风轻盈，轻到你几乎无法察觉，包围着你的是塔松油脂的气味儿和从操场那边荡过来的矢车菊的暗香。

巨大的军营式院落里的喧哗消散了，只有这树、这草和这皎洁的月色使你想到生活内在节奏的玄妙。

地球载着你在旋转，让你经历今天和明天，白天和黑夜。

白天让太阳陪伴你，黑夜让月亮陪伴你，万事就是如此和谐，这和谐是人世间任何纷扰都破坏不了的。

。无论你是谁，都让你在这个时候幻想明天.....啊，明天！

明天是我冯月的什么日子？

家中不正忙着给自己过生日吗？

是的，那将是我新的生命历程的开始！

我如此盼望明天.....记者们问：“冯月同志，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几乎脱口而出：“明天我就去！

是约好的！

”然而我紧闭着嘴，我的心在狂跳。

我会对她说：“星星！

听我说吧，听我诉说你不知道的一切.....”可我究竟从何说起呢？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我读王树增的《朝鲜战争》时，我就感到心灵的一种震撼，作者用开阔的视野赋了，了那段几乎人人熟知的历史以崭新的生命。

而这部《1901年》气魄更宏大，笔意更纵横，是一部既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又妙趣横生的书。

——著名作家 莫言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往往不是历史学家所撰，本书又是一例。

《1901年》叙事的规模宏大时间上溯明朝，是对明以来痛史的一个总结，对国人实有振聋发聩之效。

——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 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有深藏不露的细微之处一旦被揭开，其震撼力远非虚构的想象所能及。

历史事件在《1901年》中并非叙述的主体，而是所有历史人物心灵“出场”的背景，连贯的不是频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人纷乱的心绪历程。

——瑞典《每日时报》记者彭定鼎 王树增是一个“干大活”的作家，他的写作计划是用《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1901年》和《1911年》五部非虚构长篇作品，来构筑他心中宽广而有深度的中国近现代史。

王树增是一个具备优秀作家的激情、想象，与悟性，同时又具有一个军旅作家的英雄情节、使命感和责任感，还兼具一个学者的冷静、理性与学识的难得的文学将才。

——著名评论家 朱向前

<<王树增自选集>>

编辑推荐

《王树增自选集》：写作和阅读，无不是为了让心灵赢得自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